

愛个絲光

以我十指每
二十塊錢
愛个絲

羅溪
張枕綠著
鈍根
題眉

丁悚

191

救个絲光

君博書眉

●自序

吾國之社會小說。長篇居多。殊不經濟。偶于書報中見一二短篇。類多以紀事體裁出之。雜亂無章。亦非正軌。豈短篇社會小說難於着筆。邪。竊爲吾國小說界羞。近歲習作固覺匪易。而我豈畏難者。心有所得。筆之于書。乃猶僅成五六十篇。愜心者且少。因知人之鮮治之之緣也。姑選十餘篇而成斯集。無譯稿。無刪稿。簽之曰愛个絲光。則取X光之意。以譬吾作。蓋自誇也。既付梓。聞李涵秋有長篇社會小說。愛克司光錄之作。命名若相同。而體格不相類。則仍吾舊。不敢避諱矣。己未九月書成甫序。枕綠

●周序

枕綠近語予。謂將有愛个絲光之刊。溯自予友枕綠。一載於茲。其所爲詩古文辭。類皆風流搖旖。卽其裨官野史之作。亦多美人香艸之思。是固予所素知。而心有所非者。今枕綠肆志於短篇社會小說。喜其所趨之異乎。昔蓋欲仗一枝筆。立萬世名也。爲贅數言於集之端。社會不良。邦國是敝。移風易俗之責。端在創說之流。有鑒於斯者。則競寫黑幕。摘奸發伏。靡所或遺。然投機家務構爲虛。以見其巧。變其本而加之厲。收效乃與立意相違。茲有人焉。入世未深。知世却透。能以小說之體。裁摹社會之現狀。莊言譎諷。述諸毫端。魑魍收來腕底。則其天賦之厚。與用心之深信乎。非常絕世也。若枕綠者。可無稱旃。已未後七夕吳門周瘦鵑序於紫羅蘭菴

臥薪誌恥
努力圖強

●陳序

老友張子枕綠之善小說也。匪自今日始。而近則益工。其所作之風流也。亦匪自今日始。而近乃愈麗。烏乎。張子之才之志。孰謂其止於斯。而予僅稱其小說。與其所作之風流。予豈得已也哉。張子者。非常人也。縱以其未經世變之身。投社會旋渦中。而其清光正氣。亦足使惡魔望而生畏。當而却步。然而張子不屑也。思所以自樂其樂者。則以濟世之才。孽說小生花之筆。宛宛言情。亦奇矣哉。雖然。是不足奇。其能自知其才。自勵其志。而又樂此不疲。爲足奇也。予深知其所表現於外者之別有用心。足引爲樂。又不欲強違其奇。則從而稱其微。予豈得已也哉。人而非予之言者。予得以愛个絲光一書質之曰。斯不足以見張子之眞志與。然是特爲庸人而作者。其微言微旨。惟賢者能得之者。固猶在凝香字裏。琢玉行間也。猶有疑者。請俟之他日。以覘其眞才。而證予言之虛實可也。

己未仲秋陳富華序

●莊序

劉歆輯略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穆傳山經。實爲宗始。文辭雅樸。足垂後世。宋人以平話名篇。體例大俱。輓近小說之弊。病在人心。以言世運。亦可知矣。夫紅窗翠幙。言者不檢。則導淫之媒。瑣事俳語。筆之無文。則揖盜之俑。一孔之十。乃羣焉集矢於小說。嗚呼。是猶儕人于禽獸也。果其害之若是烈哉。識者有以窺其微。則亟思反其道。微言微旨。主文詭譎。吾於是而知小說之功不可沒也。枕綠書來。謂將有愛个絲光之刊。乃雉書數語如是。以綴其書之端。倘亦枕綠所欲宣者乎。莊蔚心序。

●葉序

張子枕綠不尙俗好。其所著述。類皆未經人道者。奇人奇語。咄咄逼人。予夙佩之。茲知其有短篇社會小說集之作。爲喜不勝。作而言曰。天喪斯文也久矣。誨淫誨盜。孰則匪然。風氣所趨。莫可挽救。獨吾張子能廩其正氣。發爲至文。金錢不足以改其行。時勢不足以易其操。亟亟焉一以提倡社會小說爲扶導社會之急務。有所思。思所以革良社會也。有所作。作所以革良社會之微詞也。言雖托乎裨小文。實發乎至情。故世之讀其文者。當善體其心。張子固不僅以文傳也。葉侍紅。



枕綠
雜著

綠窗潑墨

▲▲已。經。出。版。
▲定。價。大。洋。五。角。



特價一千部

▲▲每。部。三。角。
函。購。三。角。三。分。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枕華出版部
新民圖書館

本外埠各書坊均有寄售

●趙序

張子枕綠旣梓行綠窗潑墨。又集其短篇社會小說。簽曰愛个絲光。而付剞劂。余將爲文以序之。張子曰。嘗見今世序文。非讚美其書內容之若何豐富。卽稱揚其人才識之若何淹博。幾於千篇一律。有序皆然。書之損益。人不問焉。至發揮已見。使作者可藉以攻錯。讀者可仗以導引。則絕無僅有。序旣悖。文雖喬麗。何足取哉。予（張子自稱）刊潑墨。作序者二三十人。而能免夫斯弊者殊鮮。故寧開罪於大雅。不敢恃獎借爲光榮。子其別出新裁。幸毋與俗同流。而亦遭擯棄哉。余備聆其語。卽以序愛个絲光。并以告世之作序者。雖然。是書內容之精湛。與張子才識之高廣。洵均足稱。則余亦不敢故標異格。而沒其所長也。清溪趙邃仙。

●姜序

枕綠吾至友也。善治小說家言。年纔十八。而譽已蜚。瘦鵲師至。以其社會小說（孝子）篇。採入先施報（我之傑作）欄。而識之曰。張子枕綠。年少多才。著作絕富。又曰。善爲短篇社會小說。描寫特工之數語者。蓋非過譽也已。近成愛个絲光說部。而付剗。吾披覽原稿。覺其刻劃社會上形形色色。誠如愛个絲光線。能洞矚人隱。無微不至。而現身說法。想入非非。尤足見其用心之細。見地之明也。猶憶其曩時語曰。吾儕不幸而爲中國之文人。則當著書立說。喚醒羣蒙。既如是。尤當一鳴驚人。爲出版界放一異彩。吾聞之。未嘗不歎其立願之宏。爲吾所不逮。今觀此書。殊足符其前言。酬其素志也。枕綠亦可以無憾哉。吾當誦昔人天上一輪纔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之句。預爲是書祝焉。

己未八月慈谿姜夢甦謹序

●題詞

●范冷芳女士集定盒句

名目何人餉史家少年奇氣稱才華可知銷盡勞生骨作賦曾聞紙貴夸

●顧幻晉女士急就草

天付生花筆一枝奇才磊落綴雄詞名山事業成須早莫待年華似水逝
一紙風傳萬里行便教我讀也心傾誅奸文是楊枝水儘有婆心灑衆生

君博書約

蒙不棄老 告白

吳門范君博先生工詩善畫尤精八法其書於北碑浸潤極深曩在吳中尺幅寸線人爭寶之茲游滬濱索書者戶限為穿而范君來者不拒予取予求殊有應接不暇之勢同人爰為代訂潤例稍示限制諒亦愛范君法書者之所贊成也潤例列后

匾額一尺見方每字一元 堂幅四尺兩元 對聯四尺兩元 屏條四尺四元 扇面每頁一元 名刺每張五角

以上大則照加其餘壽屏等件面議劣紙不書磨墨費加一潤資先惠約日取件

介紹人

丁福保 周拜花 張峯石 鳳昔醉
 尤玄父 李定夷 戚飯牛 鄭正秋
 尤半狂 金鶴望 黃警頑 鄭鷓鴣
 王純根 姚鶴雛 馮小隱 蔣梅笙
 朱天目 姚民哀 惲秋星 錢一粟
 朱楓隱 范叔寒 舒問梅 錢病鶴
 宋癡萍 施濟羣 程習鵬 劉豁公
 宋癡焜 徐枕亞 程華魂 薛逸如
 吳綺綠 唐散人 楊塵因 顧錫元
 吳東園 張枕綠 葉小鳳 嚴獨鶴
 但杜雲 張丹斧 鄒酒巧 嚴獨鶴
 周劍雲 張光宇 管義華 嚴諤聲

同啓

收件處

上海英租界 新重慶路慶餘里七七八號 滑稽畫報社
 蘇州 觀前街 芝罘家路東順興里 久民圖書館
 蘇州 觀前街 克能海路存厚里中弄 振新書社
 蘇州 觀前街 蘇州各大扇莊均可收件 文怡福記

●愛个絲光目錄

自序

周瘦鵑序

陳富華序

莊蔚心序

葉振公序

趙笛仙序

姜夢甦序

范冷芳女士題詞

顧幻音女士題詞

夥友之面

畢業文憑之代價

電光裏

博愛

孝子

將來國民之母

輪迴

誨淫小說家

嗚呼評劇家

牌爺

電影

想發財

無錢之罪

● 夥友之面

今天晚上。悶沈沈的坐在書房裏。想要著稿。苦沒資料。老脾氣發作。把手支撐了頭。一雙眼睛。兀自對着墨水壺發怔。可是苦了腦袋。又裝滿了許多幻想。——爲甚。上帝造人。個個臉。且都不同呢？爲甚。上帝造性。感。又有喜怒哀樂的分別呢？——這般胡思亂想。簡直不成問題。但在這個當兒。覺得這個新思想。大有研究的價值。還惜腦力疲乏了。不夠我用咧。

只聽的呀的一聲門響。外邊走進一人來。我向他望了一望。心裏想道。不信麼？他的臉。日跟我的比較起來。便說一般帶些長形。也一般的皮色不黑不白。要是有人第一次碰見我們倆。問了尊姓大名。包管不多一會兒。要弄錯的了。但是他的眉毛。比我的濃些。嘴也闊些。在這一些兒異點上。已生出他我兩字來。這是什麼道理呢？

正在痴想時。那人大聲喚道。老友。你又發獃了麼？我經他這一嚇。才招呼他道。失禮了。請坐。他道。別客氣。這裏有個新鮮玩意兒。給你瞧了。休要嘖嘖稱怪。說時從懷裏掏出一隻小銀匣來。他這隻銀匣。是專備着安放照片的。因爲他出門時。總帶着快片照相具。攝

了幾個天然景緻。或是美人倩影。回去把定形顯形晒片等手續辦完全了。便將照片安放在這個銀匣裏。來時給我瞧瞧。供給我的詩料。我經歷慣了。所以知道的。便說道。你又來了。瞧照片是尋常事。也值得大驚小怪。他不回甚麼話。只把銀匣打開。取出兩張照片。授給我瞧。

這是半身正面男影。一副尊臉。長得很奇怪。而且有趣。頭髮稀疏。却梳得光光的。想是凡士林遭劫。兩道濃眉。蹙得很用力。瞧他那模樣。像恨不得把兩頭的眉峰。併在一起。一雙怪眼。大得利害。烏珠凸出。幾乎要跟眼眶。宣告脫干兩耳。却小得利害。獅子般的鼻子。向上聳起。鼻樑上隱隱有縱橫的皺紋。一張嘴又闊又大。可扁了。把嘴唇翻在外面。這副神氣。又像惱恨。又像不屑。煞是好看。

這也是半身正面男影。右眉向上斜飛。左眉向下直壓。弄得「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右眼珠儘送到眼角的皮裏去。只露出一半。左眼獨合。只剩一線。可算得把視察的能力。完全取消。左邊的鼻管。因跟左頰。有連帶關係。也微微向上。嘻嘻開了。嘴露出兩行。蛀牙。要是那時。有個博物家。用了顯微鏡。細去考察。怕那裏邊。幾千萬種。微生蟲的名目。一時說不了。

要費二晝夜的工夫才够造成一本報告册哩！這人的頭髮梳得倒也很光，耳朵倒也生得很小，奇怪！這人的臉形倒跟那人的一般模樣。

我嘆道：奇怪奇怪！這算什麼意思？分明是一個人的臉形，爲甚有了兩般截然不同
的現狀呢？他靜悄悄地說道：別慌，告訴你，今晨我帶了快鏡，在街上閒逛，走過一家綢
緞莊門首，忽然想起要買些綢料做夾衫，便跼定腳根，向沿階的玻璃窗裏瞧，那些陳列
出的綢料，有的嫌式舊，有的嫌價貴，都不中意，無意中從陳列品的隙處向裏望，只見一
個年約六七十的老頭兒，立在櫃檯外邊，像是主顧，一個立在櫃檯裏邊的，把一匹緞子
放在櫃檯上，不用說是店夥了，那個老頭兒的臉色，很是和氣，店夥的臉上，却含無數陰
陽怪氣，不知爲了甚麼，把臉一沉，拿了緞子，便進去，從後走近櫃檯，兩臂一撐，把雙眼狠
狠的向老頭兒疊連兩針，後來越發不覺話了，我在隔窗覷得真切，便把他這副面目攝
來。

我急問道：不知那個老頭兒，也曾把話得罪他過沒有？

他回道：這却不知，因爲我在窗外聽不出他們說的是甚麼，但是老頭兒的臉色，却始終

如。

我又問道。那另外一副面目的發生。又爲了甚事呢？

他便說道。說也可笑。那時外邊有個女郎。走進去買他東西。也不見得長得怎樣好。只裝飾新奇點罷了。那個店夥。却立刻換過那不勝歡迎的神氣來。却又給我攝到。老友。我定把這兩張照片。同時披露在滑稽日報上。只是給原人瞧見了。不知又要換怎般面目呢。

停會兒。這位有趣味的朋友去了。我又痴想起來。爲甚上帝造人。更有兩般面目呢？爲甚上帝造性。感更『不必喜而喜』和『不必怒而怒』的分別呢？——這般胡思亂想。越發不成問題。但在這個當兒。覺得這個新思想。更有研究的價值。還惜腦力疲乏了。不夠我用咧。

這位朋友還沒有把兩張照片。在滑稽日報上披露出來。我的小說。却已脫稿了。多謝他的幫助。

●畢業文憑之代價

校長室裏。一個洋裝少年。據案斜坐着。髮光可鑑。香氣襲人。旁立一人。只是低頭無語。少年輕輕價咳了一聲。隨掏出一條雪白的絲巾來。向鼻邊抹了一抹。操着華英合璧的流行話說道。陸斌。你是個中學四年級生了。論理該規步矩行。做個榜樣給小班裏看。怎的天天晚上。偷跑出去。有人還說你狎妓咧。不知果有其事麼。陸斌依舊垂首不答。少年又道。陸斌。你也該明白了。狎妓化錢。還是小事。傷身辱名。損失就大了。我當校長的。不能因你班次高些。便糊裏糊塗的算了。不去懲一。何以儆百。本該把你除名。姑念初犯。罰你面壁三小時。你可願意不願意。下次還去嘗試啊……喂！要對你不起。說時。攔臂。望了望。手錶。霍的從旋轉椅裏抽身起來。扣齊衣鈕帶。草帽提了。行杖吩咐。陸斌道。明天再說。你且出去。隨手關上校長室的門。忽忽走出校門。門首早有包車侍候着。便一躍而登。司的克。一指那輛包車飛也似的向北去了。路人有認識他的。指着夕陽裏的輪影說道。這是當今教育大家某某便是。某某中學。校長方完公。回去呀。

酒綠燈紅。珠光寶氣。觥籌交錯。釵黛從橫。煌煌教育大家。却一變爲墜鞭公子。座中濟濟。

人才都是教育界的有數人物一副副的道學臉。這時候都滿面生春。風流無比了。有的嚷着五魁啊六順啊你輸酒了你輸酒了有的手攙着妓女偷個閒在沒人的地方。情話纏綿放浪形骸。正在頑得鬧烘烘的時候。外邊走進一人來。你道是誰。原來便是陸斌。那些名流不認識他。道是客人罷了。依舊你鬧你的我樂我的。獨有那位校長先生急得只恨沒個地洞。讓他攢下去。可憐他立也不是坐也不是。迎上去也不是。不理會也不是。陸斌看見校長也在那兒。雖知他沒奈何我究竟覺得內媿倒也面紅耳赤。進退維谷了。足足過了三分鐘。有幾個名流知道有異。不住的向他們倆瞧。還是校長經歷得多了。臉老些。勉強站起來招呼道。陸斌你爲甚到這兒來呢。既來之則安之。坐罷。逢場作戲。倒也是文人韻事呢。咳。文人韻事四字何等美稱。可惜被這般帶臉具的教育家弄糟了。這時陸斌情急智生。忙回道。我個朋友却記錯了。門牌別坐了。說着扭轉身子便走。

暑假考試期快到了。學生們個個溫習舊課。一天到晚忙個不了。獨有陸斌一人依舊吾行吾素。考試的時候。胡亂完卷。自己也不知寫了些甚麼。別人替他擔憂。他還浩然自得。到了行畢業式的那一天。禮堂裏坐滿了學生和來賓。一個個眼瞧着講壇上。那般四年級

生更抱着無窮觀念。又是喜。又是愁。喜的是或者文憑得到。滿面風光。愁的是或者名落孫山。一年空過。却各人的一顆心。都別別跳個不住。忽聽得壇上校長揚聲喚道。陸斌。陸斌離座上。前校長便把文憑授給他。他受了。便一鞠躬。抬起頭來。向校長微笑。校長也向他笑點點頭。滿座的人都詫異起來。同班學生有的猜疑陸斌。或是考試作弊。把師長矇蔽了。但是陸斌。幾曾作過弊來。葫蘆裏賣甚藥。誰會知道。只有校長和陸斌兩人。心裏明白罷了。

賣國奴之日記

●周瘦鹃著作

●丁慕琴繪面

●王鈍根題眉

▲定價一角五分▼

●廉極矣●

●總發行所

上海西門黃家闕路紫羅蘭
編譯社

●分發行所

本外埠各大書坊

●電光裏

盛夏的晚上。黑雲四合。把那滿天星斗。遮得光影毫無。大街小巷納涼的人都說天靠不住。要下雨了。紛紛執扇搬櫈。向家裏走。

驀地裏天空發現一條火蛇。照人肝胆的光閃爍不定。吓！那個不是火蛇。是喚做電。第一道電光照見大世界共和廳前的普通椅上。坐着一男一女。男的看報。女的喝茶。各幹各的事。像不是一起的人。

三分鐘後。又一道電光照見那男女。兩口兒坐得近了。並著肩。唧唧噥噥。不知說些甚麼。電光又是一閃。那時男女兩人已手挽手的走出大世界了。停了一會。電光照處。東亞旅館的門首。停着一輛汽車。裏邊跳出兩人來。一個是男。一個是女。

半點鐘裏。電光一閃。一閃。照在東亞旅館的屋頂上。可惜屋頂不是透明體。

你看這時候。東亞旅館門首的汽車開了。忽的電光一閃。接着震人耳鼓的雷聲。比偵探還利害的電光。又是一閃。新世界自由廳前。恰有一個女郎。手把一隻鑽戒。遞給

一。個。少。年。少。年。也。把。鑽。戒。報。答。女。郎。

最。後。一。道。電。光。微。照。在。一。男。一。女。的。臉。上。兩。下。裏。却。正。偷。飛。眼。風。各。笑。了。一。笑。

只。聽。得。一。片。聲。說。上。了。人。的。當。了。那。裏。有。一。點。兩。霎。時。間。大。街。小。巷。的。人。都。搬。出。櫬。來。搖。扇。納。涼。

●博愛

篇中人物。女學生吳柳影女士。憚嚴二同學友。無名氏。

(一)地點新世界

(憚) 姊姊。你真愛我麼。

(吳) 我把真情。片盡付君家。

(憚) 你竟這樣麼。咳。似吾才華。似吾風度。無人識得。不道於一點鐘裏。便得一閨中知己。鰕生艷福。真不淺呢。

(吳) 憚郎。你也愛我麼。(微笑)

(憚) 那個自然。惟卿所欲。

(吳) 目灼灼。視憚指上之鑽戒。

(憚) 你喜歡這個麼。(隨手脫下) 啱。給你罷。(授予)

(吳) 受帶已指上。憚郎好看麼。

(憚) 好看得多。

(吳) 我。還。有。些。小。事。明。天。再。會。罷。

(憚) 再。會。

(二) 地點大世界

(嚴) 我。等。你。多。時。焦。急。得。要。死。怎。的。你。這。時。候。才。來。呢。

(吳) 我。巴。不。得。早。來。只。同。學。姊。妹。不。識。趣。強。着。我。打。撲。克。所。以。來。得。晏。些。望。郎。原。諒。

(嚴笑) 我。總。原。諒。你。那。時。候。沒。有。原。諒。你。

(吳佯怒) 以。帕。打。嚴。

(嚴認罪) 油。嘴。該。打。打。得。好。還。來。一。下。子。

(吳喘) 我。打。不。動。了。我。也。捨。不。得。打。你。了。

(嚴授以手杖) 拿。這。手。杖。打。罷。

(吳) 咦。這。手。杖。倒。也。特。式。咦。這。兒。還。有。嵌。金。的。柳。影。兩。字。哩。

(嚴) 我。本。要。把。這。個。送。給。你。的。

(吳) 吓。不。敢。當。謝。你。

(嚴) 不用客氣。

(吳) 時候不早了，再會罷。

(嚴) 再會。

(三) 地點英大馬路

(嚴) 嚇羅。密斯脫。憐。

(憐) 嚶。密斯脫。嚴。你從那裏來。

(嚴) 大世界。你呢。

(憐) 新世界。我在那邊認識一位新朋友。他真好啦。

(嚴) 誰希罕。你沒有看到他。你若見了他啊。他要與曾經滄海除却巫山之感了。

(憐) 你說的。他。究竟是誰呀。

(嚴) 你不說。誰來和你說。

(憐) 不說也罷。

那有汽車一輛疾馳而過。中坐一少年一女郎。以司的克指劃笑語。鑲戒光閃。燦奪目。

憚·嚴·二·生·注·目·微·聞·女·郎·道·我·愛·你·

(憚)咳

(嚴)咳

(憚)你歎甚麼

(嚴)你歎甚麼

●孝子

白的頭髮。白的鬚鬚。是一年年過去的。成績醬色的皮膚。包着雞樣瘦的骨。墳起一條條。荷葉紋般的筋。是成日價從憂着勞瘁中討生活的表示。但是金大陵天生成的苦命。夠限制他的終身事業。人說你這麼大的年紀。也該休息休息。享那老來清福了。他說一個六十四歲的人。已算上了年紀。麼。人說做木匠是很勞苦的。何不拿出些歷年來積下的錢。做做別的生意。他說我從小做木匠的。五十年好比一天。做慣了。倒有味兒。不會做的事。我不必冒險。他家住在東市梢的矮屋裏。營造廠卻在離鎮六甲的西村中。太陽剛出。他就拔步向西走。天光沒有了。才家來。天天如此。風雨無阻。他還算是勞勸界的上等人物。咧。

這一天。是夏天。菜上的露水。還沒有乾。已陳列在市上。覓飯吃的苦鄉人。有的高聲喊賣。有的提着秤。平那權口說。鮮了。鮮了。打不住了。鬧烘烘的早市聲。傳到大陵的耳朵裏。累他薰地裏。從板床卜掀起來。爲什麼呢。嗜好有一比。要問看官們。也會當過學生麼。學堂真的上課鈴一動。那時候你們心裏覺得怎樣呢。須知道喧嘩雜沓的早市聲。好比大陵

的。上。課。鈴。呀。這。時。候。他。咳。了。兩。咳。隨。吐。了。口。痰。他。的。老。妻。也。已。起。身。了。忙。着。燒。水。做。糕。飯。只。他。那。老。來。生。的。兒。子。還。在。華。胥。國。裏。尋。他。的。好。夢。咧。他。想。這。個。孩。子。已。有。十。七。歲。了。還。是。這。般。貪。懶。不。覺。的。歎。一。聲。咳。不。料。這。一。來。把。他。的。兒。子。驚。醒。了。擦。擦。眼。喉。着。嘴。咕。咕。噥。噥。的。不。知。說。了。些。甚。麼。才。懶。洋。洋。的。爬。起。來。定。了。定。神。喚。聲。爺。你。要。出。去。了。麼。大。陵。道。要。出。去。了。金。寶。你。讀。書。的。學。堂。裏。快。要。開。學。麼。金。寶。道。今。天。就。要。上。課。了。但。是。……大。陵。問。道。但。是。什。麼。呢。金。寶。道。但。是。昨。天。的。二。十。塊。錢。只。夠。付。學。費。還。要。書。籍。費。咧。大。陵。又。問。道。又。要。多。少。呢。金。寶。道。怕。不。也。要。二。十。塊。錢。麼。大。陵。直。跳。起。來。道。怎。的。這。樣。貴。呢。聽。得。同。事。老。四。說。他。的。兒。子。已。在。中。學。班。裏。了。半。年。讀。的。書。不。知。要。多。少。又。厚。又。大。的。洋。文。書。猛。力。的。丟。擲。人。都。擲。得。死。半。年。的。書。籍。費。也。只。化。十。幾。塊。錢。你。在。高。等。一。年。級。裏。難。道。讀。的。書。反。比。中。學。班。裏。的。貴。了。不。成。金。寶。道。還。是。這。樣。說。哪。高。等。班。裏。有。用。器。畫。一。科。那。是。中。學。班。裏。沒。有。的。講。起。這。繪。圖。的。儀。器。來。次。些。的。也。要。十。塊。八。塊。錢。不。經。兩。三。年。用。便。要。壞。了。好。些。的。總。要。二。十。塊。錢。左。右。才。耐。用。爺。呀。你。不。是。希。望。我。將。來。做。個。建。築。師。麼。你。見。那。個。建。築。師。沒。副。好。儀。器。呢。大。陵。遲。疑。了。一。會。金。寶。又。搶。着。說。道。爺。你。不。望。你。的。兒。子。將。來。出。

人頭地麼。你捨不得這幾塊錢的小事。我也不用到學堂裏去了。橫豎昨天繳的學費。沒得發還的。算是丟了罷。說着把手掩了眼。嗚嗚咽咽起來。大陵嘆道。咳。學費哩。書籍費哩。什麼費什麼費哩。教窮人怎會讀得起書呢。也罷也罷。幾個月掙起來的錢。一起結交在你身上罷。幸虧你的志氣還算不差。說罷。隨手在褲帶裏掏出一個鑰匙來。謹謹慎慎的把破皮箱上的鎖開了。拿出四張鈔票交給金寶。隨又把箱鎖上。胡亂吃了些稀飯。急忙走了。金寶抿着嘴。撲嗤的笑了一聲。

金寶的老子娘。靠着替人家洗衣服。也能賺幾個錢。這天早上。有個主顧。拿了件夏布長衫。喚他快洗。因為就要替換的。主顧是誰。不客氣。便是金寶。他媽說道。你昨天換的衫子。也得穿個三天兩天再換。金寶道。誰家年輕人走出去。不要體體面面。有錢的。雇個老媽子。沒錢的。只好委屈自家人了。况且今天開課。身上不穿得清清爽爽。也不成樣呢。說時。還沒把鈕扣紐好。早一手挾了書包。一腳跨出家門了。他媽見他。說得有理。便也不說甚麼。

暮色蒼茫裏。街上有個少年。垂頭喪氣的走着。他想我的運氣。竟然晦到這般地步麼。昨

天的錢。一古腦兒輸掉了。今天原想翻本贏錢。那料竟一敗塗地。輸剩一塊錢。究竟抵不得學費。這什麼處呢。愈想愈懊惱。幾乎要把書包丟在街心。沒奈何。挾着到了家裏。他的媽笑。嘻嘻的說道。好兒子。衫子已洗好了。吃夜飯罷。爲甚。今天老晏的回來。累我們等着呢。這時候。大陵剛從營造廠回來。也安慰他道。今天辛苦了。你雙眉不展。不是又被人家欺負了麼。別去理會他們罷。少年暗地裏說道。麻煩少年。是誰。便是金寶。

瘦鵬拍案說道。孝子。孝子。應該兒子。孝爺娘。這簡直是爺娘孝兒子了。還當了得。

●將來國民之母

(蕙) 瑛仙。前天我留下個紙條兒在門房裏頭。你收到了沒有。我招呼你星期日到我家裏來了。同到天蟾舞臺去看梅蘭芳的黛玉葬花。我想你總來的。所以在家老等你。誰知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害我躁急得要死。沒奈何獨自走了。瑛仙。你那天究竟爲着怎樣天大的事。連我老姊妹的約都不肯赴呢。

(瑛) 紙條早收着。昨天本想赴約。那知他又來了。硬拉着我同他到新世界去頑。待要不。去。他又說我瞧不起他。沒有他在眼裏。囉囉唆唆的一套話。我實不過意。只得跟他。逛去。蕙心。你原諒我則個。

(蕙) 他是誰？陳家裏？還是陸家裏？

(瑛) 陳陸早丟開了。我說的。便是那天在大世界認識的小王呢。

(蕙笑介) 噯。是他麼。瑛仙呀。小王的面龐兒生得真俏。不知你幾世修下的福。却相識上他。但是我看他。很靠不住。你不記得前次在新世界聽文明戲的時候麼。錢天吾。一登場。他便定睛兒。瞧口裏不住的。喝好。怕不是癩蝦蟆。有吃天鵝肉的意思。所以總。

邀你到新世界去呢。瑛，你仔細八十老嫗倒纏在嬰孩手裏才好哪。

(瑛) 你別錯怪他。那不過是逢場作戲罷了。他與我的愛情熱度很高很高。昨天新世界出來他還買了一只鑽戒送我哩。萬一他有三心兩意啊。喂！我拿出手段來怕口頭的食輕易給別人家分肥去麼。

(蕙) 你在我跟前說這海闊天空的話。誰來信你。(不語有頃) 卜……後天就要大考了。你的功課也曾預備一些兒麼。

(瑛) 奇怪。你也裝起這副嘴臉來。不笑話人嗎。我們的功課都在四句鐘後及禮拜一大學堂裏讀書。是掛一塊女學生的牌子罷了。橫豎今年不畢業。又得逍遙逍遙的自在。混過一年便是三百六十五天。要是畢業了。成日價伏在家裏守家狗兒也似的。反有許多不便。你掛念着考試好不討厭呀。

(蕙現愧色介) 名論。名論畢竟你的誠見。高人白倍。昨天小徐約我今晚六時上一品香去。你也得同去走遭。

(瑛) 使得使得。我還要順便到先施去買嗶嘰呢的襖料。水鑽的衣邊呢。上月買的。白色。

駝絨圍巾有些兒污了。也得換條新的。才是。
(蕙掏金錶看介) 啊。噲。閒談半天。已九點半了。汽車在校門前等着我們。快去罷。不要小。
徐先到了。又落他說我們千金矜貴呢。

張枕
絳著

綺潮

係短篇言情小說集
在印刷中不日出版

枕華出版部啓

愛个絲光 將來國民之母

四

◎富華編譯

◎枕綠鑒定

泰西名家小傳

已經出版

新世界潮流。鼓蕩來吾華。邦人士欲爲一健全之國民。
不可不有世界普通智識。即當購閱此書。

上海北火車站克能海路枕華出版部啓

● 輪迴

說也好笑。我是一張冥頑無靈的白紙罷了。要是給人家寫上幾個字。團了向字紙。籠裏一擲。運到惜字寶藏裏。一把火焚儀了。就命運告終了。誰還把正眼向我瞧一瞧呢。但是窮通有數。可。可的。給人把五彩花紋。印在我身上。妙不過的是十元兩字。好比前清的官級。民國的嘉禾章。我這十元的頭銜。說大不大。說小可也不小了。一登龍門。聲價不知幾千百倍。上自總統。下逮畜生。那一個敢小覷我。見了我的面。比見他親生爹娘。還要親熱幾倍。你想我這時候的威光。誰可比擬呢。只是僕僕風塵。行蹤無定。勞勞四海。作嫁依人。這天生成的勞碌命。未免美中有點不足。我說是件冥頑無靈的東西。那裏領會得險阻艱難的苦况。枕綠無賴。仗他一枝禿筆。偏要斷我有知覺。有靈性。他算是好意。却把我煩死了。辛苦十年。只懂得點人情世故。真乏味呢。

現在社會潮流。渾濁到不知怎樣地步。潮來潮落。總是這幾千年的。髒水。鬧着頑頑。可憐芸芸衆生。沒有一個不喜歡游泳。其間洋洋然。如得至樂。還利用我們。造成不平等的階級。我恨不得還清白身軀。本來面目。依舊是張白紙。給文人題上幾句無題詩。或者寫一

驚正氣歌。倒覺得魏都滯。激昂慷慨呢。列位聽我這番言論。不說我假意懺悔。儂那般衰。衰名公滿口。說政潮黑暗。暗定要辭職歸田麼。這也毋庸辯解。但聽我講一段歷史來。便會知道現社會上。全仗這般三分像人的東西。做市面。我那憤世嫉俗之心。也非無因矯作的了。

列位知道我是社會中的什麼東西。且站穩了待我說。我是萬氓崇拜萬氓希望的公僕。這公僕兩字。休要錯會了意。道是大總統。因為個個人有做我主人翁的資格。我也曾供給許多人的指揮。這個道理罷了。記得有一年。厄運臨頭。災星高照。我的主人是個至尊無上。有我無他的縣知事。他把我關在一隻鐵箱裏。約有三個月光景。猜他的心理。竟要取消我的公僕資格。裁奪我的自由權了。我是寫意慣了的。怎禁得起鐵箱風味。待要破壁飛去。爭奈鐵將軍把持門戶。眼睜睜地向我望著。沒法想。只能坐待時機。却在這時結識了兩個朋友。一位姓墨。單名一個西字。據他說是墨翟的子孫。一位姓孔。單名一個方字。據他說是仲尼的後代。兩位仁兄。也是受主人請專制手段。在這鐵公館裏消磨歲月。雖然病。自必相憐。我以為他們倆是書香之後。一定吐屬不凡。不道喬肩詔笑。却是他

們。倆。的。本。能。詩。云。子。曰。四。字。前。世。裏。也。沒。有。認。得。過。後。來。經。我。各。方。面。的。考。察。方。知。這。這。兩。個。寶。貨。完。全。是。冒。牌。的。我。本。宅。心。仁。厚。不。把。他。們。倆。的。面。具。揭。開。且。且。他。們。倆。年。紀。雖。輕。實。力。很。大。萬。一。當。面。侮。辱。他。們。倆。鬧。得。老。羞。成。怒。翻。轉。臉。皮。現。在。強。權。世。界。遠。論。什。麼。尊。卑。受。他。們。倆。的。眼。前。虧。也。犯。不。着。我。微。知。道。些。經。絡。便。做。了。個。識。時。務。的。俊。傑。隨。口。敷衍。他。們。左。邊。稱。聲。墨。西。哥。啊。右。邊。尊。聲。孔。方。兄。啊。把。他。們。倆。把。結。得。伏。貼。到。二。十。四。分。列。位。呀。看。我。這。個。交。際。手。段。也。有。當。專。使。交。涉。員。等。的。資。格。麼。呵。

平。白。地。從。天。空。中。掉。下。個。救。星。來。阿。彌。陀。佛。你。道。是。誰。原。來。是。旋。轉。乾。坤。威。權。赫。重。的。姨。太太。我。原。說。是。女。人。家。的。心。腸。是。再。軟。不。過。的。可。不。是。麼。有。一。天。的。晚。上。縣。老。爺。方。躺。在。烟。舖。上。迷。着。雙。眼。似。睡。非。睡。口。角。涎。沫。不。住。流。出。姨。太太。躺。在。下。首。拿。了。煙。杆。燒。着。說。着。興。致。勃。勃。可。怪。那。位。縣。老。爺。平。日。他。在。養。神。的。時。候。誰。敢。上。去。和。他。說。個。二。言。兩。語。怕。不。要。受。他。混。賬。忘。八。的。呼。叱。麼。今。天。姨。太太。和。他。說。話。他。那。裏。敢。待。慢。還。學。那。當。差。的。口。頭。禪。連。應。是。是。是。咧。姨。太太。道。老。爺。呀。烟。裝。好。了。抽。罷。又。道。完。了。喝。口。茶。罷。那。縣。老。爺。懶。洋。洋。的。問。道。今。天。你。上。了。那。兒。去。姨。太太。道。徐。公。館。裏。打。牌。縣。老。爺。聽。了。打。牌。兩。字。心。裏。一。

百個不贊成。便淡淡的說道：天天打牌，也乏味得很。你的賭學，還在幼稚時代。一定是輸的了。姨太太笑道：真個給老爺猜着了。我本不願意賭錢。後來盧太太來了，却強迫人家打撲克。不聽從他，也不過意。借此和他親近親近。於老爺前程，倒很有關係呢。老爺忽然精神抖擻的坐起來道：好妮子，真了得。你也會把結把結他麼？姨太太道：何嘗不是呢。我和他說：你盧太太好福氣，嫁了盧老爺，不上一年，便做督軍夫人了。別說玉食錦衣，一世吃着不盡，便是指尖兒一點也够要人活便活，死便死。這麼大的威權，全世界有幾個人及得不像我這般苦命的女孩兒活了二十多年，沒一天得着好喝好穿，嫁了一個葦葦般大的縣知事，還當小老婆，一輩子沒出息。盧太太聽了這番甜言蜜語，二百根骸骨根根都適意。他略謙了幾句，便當面答應我。待有機緣，一定替你老爺留心着。老爺呀，打撲克的功效，可也不小呢。輸掉些眼前金銀，算甚麼大不了的。事哪？那縣老爺聽得津津有味，真像自己已經高升了，笑得把那「藏垢納污之所」的嘴裏，問合不攏來。姨太太也坐了起來，乘勢把纖纖玉手，去牽那縣老爺的「乾薑爛透的手」，隨樣隨裝，嬌撒痴的說道：上禮拜的五百塊錢，賭裏輸掉了些，買買東西，請請客，差不多了。好老爺，可

能還給我五百塊錢麼。我也像那般武人模樣。在這兒催餉了。縣老爺的眼睛。本像吞人得下的。這會兒他也學那風流媚眼。向姨太太飛了一個眼風。在他心裏。以為不知媚到怎般地步了。旁人看去。還當是恨人切骨。的表示。咧。當下縣老爺在懷裏摸索好久。才掏出個洋式鑰匙來。授給姨太太道。你自己去拿罷。姨太太答應一聲。受了鑰匙。大踏步向臥室裏走去了。可惜姨太太的雙翹瘦削。只能步步金蓮。現在學時髦。穿了革履。雖難爲了好些棉花東襯西墊。究竟是人工的天足。走起路來。有點扭扭捏捏。

我在鐵公館裏住了好久的日子。委實不耐煩。聽得橐橐鞋聲。知道菩提已到。便和墨西孔方兩位。彩烈興高。準備開歡迎大會。姨太太到得房中。便把鐵將軍開缺。一隻雪也似的白臂。扶定我的身子。請出公館。還有幾位。是我的同族。也請了出來。恢復自由。墨西孔方。却在被擯之列。依舊受禁。我們便和他們倆道聲再會。頭也不回。直撲到姨太太的懷裏去了。說起姨太太的懷裏。啊。真是溫香軟玉。妙絕塵寰。煖烘烘。香息息。令我們心骨俱醉。如此柔鄉。大堪終老。像我們這般人情樣的。紙尙知風趣。何怪風流少年。要說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光呢。閒話別提。重頭說起。

最上層的屋頂上。冷清清地一只電燈。兀自低倒了頭。一動不動的向下望着。這時正有一男一女。站在電燈底下。女的便是剛纔說的那位姨太太了。不知那個少年又是誰。只聽得少年說道。親娘。這裏倒還清爽。我們說罷。沒人聽得的。我剛在姨太太的袋裏。他們要說話時。我定够聽得仔仔細細。一字不遺。便暗地裏回他道。怕未必見得罷。那時姨太太大驚。嗔燕叱的喝道。賤胚。我道你是個多情種子。才動了憐愛之心。和你相好。誰料薄倖男兒。多半得新忘舊。好好從此分手。別管你南我北。鑽戒三千塊錢。一起還來。少年聽了。這一嚇非同小可。肚裏轉了轉念頭。頓時從袖裏掏出一條雪也似白的絲巾。把眼圍兒擦得紅紅的。又低倒了頭。嗚嗚咽咽的說道。娘呀。你又來了。你早也疑心。晚也疑心。總疑我有三心兩意。我這一片愛你的真心。可質天日。你去想。像你這樣的花樣嬌姿。水樣柔情。誰也不愛。不知我幾世裏修下的福。却今世裏受你的憐愛。我又不是貳子。難道不知鞠躬盡瘁。你看我這樣的死心塌地。便也應該信我了。却還說我沒把真心待你。豈不冤枉死人。橫豎我的性命。便是你的。你要教我什麼樣。便什麼樣。哎。一個人到這麼地步。活着也乏味得很。便死了罷。便死了罷。說着真個一脚踏出鐵欄杆。像要自盡的光景。

了。你看一個人從這七層高的樓上摔下去。隨你是銅皮鐵骨。一等好老。也包管免不了。一死。像這翩翩年少。態度風流的少年。又是姨太太平日裏乖乖好兒子。喚慣了的。雖爲了一時氣憤。究竟捨不了素日交情。連忙搶上一步。把他的衣角牽住了。顫聲說道。小口舌。何苦如此呢。那少年覺得姨太太在後面勸他了。使一些也不客氣。不要尋死了。姨太太安慰他道。好兒子。休要這樣。把人都嚇壞了。隨從懷裏掏出塊繡帕。替他搵了搵淚。又道。我只要問你一句話。你究竟有甚別的相好麼。少年心裏快活無比。破涕說道。要是有了。青天在上。罰我一世不能和娘見面。罰我今夜便死在娘懷裏。姨太太笑啐了他一口。道。纔賞你些臉。却又這般嘴油骨輕了。少年低聲說道。閒話少說。現在有件事。要和你親娘商量。這也是我的不好。朋友多了。應酬得忙。費用便大。你給我的錢。快要化完了。央你再借四百塊錢來。待有了生意。定升前數。本利清償。親娘不知你肯不肯呢。姨太太道。你的用路也太大了。便是我這樣的身分。交際往來的。都是大官闊老們的眷屬。還沒有你這樣的會用。錢是小事。算不得甚麼。只教我有些應接不暇了。現在還有給你拿去罷。說什麼本咧利咧。難道給了你。還像小孩樣要還麼。只算了算用便得了。說時把我們掏出

來就電燈光下點了點數。便長給少年。餘下的仍袋好。也是我的命運使然。在他點數的時候。可。可的把我點在四百塊錢的數目裏頭。我也沒有知道。姨太太和這個少年。究有什麼的命分。只聽他開了開口。便肯輕易把我們送給他了。吓！人家的事。管他剛甚。只要我自己有個安身之處。便得了。別管別管。這個少年得到我們。又和姨太太賺了好些知心貼意的話頭。愈談愈起勁。竟有難解難分之勢。忽然姨太太的一雙媚眼。向少年疊連漂了幾漂。話頭便打斷了。吓！這算什麼意思。少年偏能領會。向他微微笑了一笑。慢吞吞的說道。對不起。今天身子覺得不快。怕要病了。改日罷。橫豎你家老爺不會知道的。我們的日子長呢。姨太太大不高興。却又沒奈何。只得訂了後會之期。握手而別。撇開姨太太不提。且說少年帶了我們。歡天喜地的走下樓來。出了門。雇了人力車。拉到一個所在停下。給值時和車夫爭論了老半天。大踏步跨進門口。轉幾個灣。到了側廳。那裏頭人聲鼎沸。這一邊一起人。那一邊又是一起人。有的賭牌九。有的賭撲克。大家全神貫注。很是認真。四圍看賭的人。擠得滿滿的。一個也動彈不得。有的張開了嘴。圓睜了眼。腳根離地。替別人着急。有的掩了口。在暗地裏笑。有的把手撐住了腰。似乎站得腰酸了。

醜態百出奇像疊呈。少年到此情不自禁。走到牌九抬上。看準了活門。便把二十塊錢打下去。不料出門不利。偏碰着了一條活捉牌九。抬面上錢。風捲殘雲般的都被莊家擄去。少年一百個不信。嘴裏「豈有此理」「忘八」的罵。手裏拚命的把錢打。起先莊家原不順。從他那二十塊錢的一條牌九上打瘟了。霎時間有了起色。活門時上時下。兀自令人捉摸不定。那些老賭鬼看見勢頭不對。有的溜了。在場的也只撐撐場面。守候風頭罷了。獨有這個少年。愈賭愈輸。愈輸愈發火。幾乎要同這副牌拚命。正在這個當兒。我已換了新主了。新主是誰。便是「總會老班」。等到少年歇手。袋裏的四百塊錢。也差不多了。

當晚總會老班把我關在一只皮箱裏頭。一宿無話。到了明天。開箱取出我們。約有二百之數。把紅紙封好兩份。塞在懷裏。親自走到縣衙門首。便有一個值差的笑嘻嘻從裏邊走出來。總會老班恭維了幾句。便道。今天是初一了。些些微意。孝敬縣裏老爺的。另有些些。孝敬門裏頭的伯叔。說着從懷裏掏出兩包紅封。教他轉遞進去。值差的見有規矩進賬。自然是極表歡迎的了。當下請那總會老班隨便坐坐。自己跑進去。拿一封交給縣老爺的貼身二爺。別的一包。就大家分分了。時縣老爺方在姨太太房裏吃中飯。一眼瞧見

貼身二爺走進來。便一疊連聲的問甚事。二爺把紅封呈上去。說是某會裏老班孝敬老爺的。現在還在外邊等着呢。縣老爺連忙放下飯碗。打開紅封。一五一十的點數。點好了對二爺說道。你去和他說對了。知道了。二爺答應一聲。是。退了出去。姨太太笑道。錢便錢了。也值得放下飯碗去收受。好似幾世裏沒見過錢面的。菜冷了呢。縣老爺笑道。不吃飯。倒不要緊。錢是性命。啦。說着又把我們一張張的細瞧。不覺的駭呼一聲。吓！奇怪！你道他爲了何故。原來凡經縣老爺手的鈔票。都有他親筆簽的字在上頭。他這個人用意。無非一來見得慎重其事。二來當做一種特別廣告術。使得用着這張鈔票的人。個個能知道他的大名罷了。不料這筆款子。便是他那天讓姨太太取去的。如今物歸原主。他什麼辨不出來。但是他也料不出姨太太怎樣的用路。却輾轉仍歸自己手裏。又不敢問。怕觸動了姨太太的火。只得糊裏糊塗的包好。仍把我們送到鐵公館裏。墨西孔方依舊在裏面。別後重逢。只向我們冷笑。像笑我們那天得意時的趾高氣揚。太覺勢利。列位。這是我的一段歷史。沈綠逼着我說出來。使得列位知道社會上一斑罷了。以後我便昏昏懂懂。失去靈性和知覺。

● 誨淫小說家

一小說家據案坐。左手執筆。右手支頤。蹙其眉。凝目視案上之裸體美人畫。一若無限文思。將藉畫以觸發也者。畫爲小說家生平傑作。菊娘。豔史之封面。姿態生動。栩栩欲活。出自當代愛情畫家某某之手。當菊孃。豔史甫脫稿。小說家之友略閱一過。卽諛謂刻劃入微。得未嘗有。增隆聲價。會於此書。卜之更贈以畫。以爲名家小說。必得顏以名畫。方能相得益彰。小說家喜付梓行世。固遐邇暢銷。家絃戶誦。不旬日再版矣。更有餘三版矣。小說家大喜。自喜其得計。更喜世上不乏賞音客也。

小說家本貧乏。幾不能自存。以一書故。囊中頓豐。裕嚮之舊竹布衫。今綢之矣。嚮食黃米。青菜。今食白飯。葷腥矣。嚮日居鄉之茅舍。中今卜遷入城中矣。顧小說家心猶未已。更思豐其衣。美其食。而華其居。於是日苦絞其腦汁。時或才盡。江郎則以其尊夫人之一舉一動。一言一笑。爲小說之資料。以他人箸。作爲小說之範本。東拚西湊。一書又成矣。小說家不自信。重頭細讀。不禁大喜。讀至深情脈脈。處猛拍案。叫絕。顧案質劣。歷年久遠。受重量之壓力。損矣。夫人聞聲出。訝其癩發。提其耳。而批其頰。小說家創弗敢報。惟宛轉述。意夫

人曰。篇中事。抑何酷肖。吾二人所爲。耶。竟能曲曲寫來。體貼至此。案損宜矣。言已。凝眸斜睇。繼以微笑。如假以辭色。小說家得此榮寵。樂益不支。

未幾。各報上之書肆廣告發現矣。其本版之文曰。某某指南。定價幾元。下綴小辭。無非鼓吹其書之價值。辭中特排頭號字曰。言情小說家某某。聚精會神之作。是書一出行。銷愈廣。青年男女。幾各棄教科書。而手此一編。言情小說家某某之名。愈躁。言情小說家之囊。愈豐。而羨之媚之者。亦愈衆。又未幾。官廳知是書之有妨世道人之也。驟其版。將緝。所謂言情小說家。小說家。懼盡棄所。遁其夫人。乘間他從。羨之媚之者。各無辭。

鳴呼評劇家

報館裏的主筆先生。方坐在編輯室中。一會兒從抽屜裏取出幾篇稿子。約略觀看。一會兒又提起筆來。這一行裏勾去幾個字。那一行裏加添幾個字。一會兒又拿剪刀剪紙。拿膠水粘稿。正忙得不開交。忽聽得咳嗽一聲。走進一個人來。和他點了點頭。便從懷裏掏出一張戲單來。放在桌上說道。這張稿子請立刻發下去罷。遲了便要減少作用的能力呢。主筆先生仔細一瞧。原來戲單背後。却寫着一篇劇評。俾說菊判先生。知道了。來人便走了出去。

明大那家報館裏的報上。在小品欄中。有一篇全川套圈圈着的文字。便是菊判的劇評稿。題目爲『小蘭芬又要來獻醜了。』文裏大約說道。小蘭芳去歲由京到申。仗着行頭漂亮。轟動一時。滬人無日。被騙去金錢不少。論小蘭芳身材矮小。眉目妖淫。嗓子既低。舞態又無是處。孺子走運。僥倖成名。今復不甘藏拙。作馮婦之重來。豈欲與某舞台之某先進。爭一日短長耶。多見其不自諒而已。聞廣仙舞台之經理。此番予以極鉅之包銀。亦足以見其瘟而且土矣。

各報上的劇評。都說小蘭芳怎樣不好。包丟臉。

廣仙舞台裏的經理。瞧見這篇劇評。一嚇非同小可。想偷給他一連幾天的臭罵。非但小蘭芳的名譽。要一敗塗地。自己戲園子裏的營業。也要不可收拾了。急忙差人到那家報館裏去打聽。知道這菊判兩字。便是評劇大家李正音新起的別號。立用一個紅柬。寫上許多評劇家的大名。派人去請。

到了晚上七時。醉月樓菜館的頭二三號房間裏頭。客人已到齊。這三間便是廣仙舞台裏的經理包下的。那些賓客。都是當今有名的評劇家。不一時酒菜陸續搬出。經理招呼衆賓就座。請李正音坐了個頭號室的頭位。經理在末座作陪。頃刻間請啊請啊之聲。不絕於耳。到了半席。經理站起來說道。目下敝台邀到小蘭芳。明天便要登台了。總要請列位帮忙。讚揚讚揚。大家都站起來。同聲道。是經理又把一疊戲券。分給衆賓。衆賓又都稱謝了。重坐下來。叫局的叫局。猜拳的猜拳。弄到後來。杯盤狼藉。盡歡而散。

又到了明天。那家報紙的小品欄裏。依舊有一篇全用套圈的劇評。署名却是正音了。題爲「爲評小蘭芳事與菊判君宣戰」文裏大約說道。昨讀菊判君之劇評。我欲嗤之以

鼻。按。小。蘭。芳。嬌。小。玲。瓏。惹。人。憐。愛。能。以。眉。語。能。以。目。聽。微。轉。秋。波。真。足。令。人。欲。仙。欲。死。腔。調。之。循。規。蹈。矩。無。以。復。加。曼。聲。低。度。之。中。不。失。其。宛。轉。抑。揚。之。致。非。達。爐。火。純。清。之。候。曷。克。臻。此。翩。翩。舞。態。尤。能。獨。出。心。裁。不。落。前。人。窠。臼。盛。名。豈。能。倖。得。賞。音。固。自。有。真。某。舞。臺。之。某。某。年。老。色。衰。藝。亦。退。步。而。菊。判。君。尊。之。爲。先。進。此。次。廣。仙。舞。臺。之。經。理。念。歌。場。之。寥。落。慨。菊。事。之。闌。珊。故。以。禮。爲。羅。羅。而。致。之。俾。飽。吾。人。眼。福。吾。人。正。當。感。之。之。不。暇。而。菊。判。君。妄。叱。其。爲。瘟。與。土。不。亦。嗔。乎。

各。報。上。的。劇。評。都。說。小。蘭。芬。好。再。好。沒。有。了。

愛个赫光 告 白

（新中國）是甚麼？

新中國是銷數最廣的一種月報

是舊中國裏許多新腦筋的滋養料。

中國一天新一天。

「新中國」也是一天新一天。

凡願與中國同時革新者

凡不願死守陳腐，立定不進者

不可不讀——

中國人必讀之（新中國）。

新中國已出到第六號了！

快將報價郵費一併寄下

就有讀『新中國』的機會。

新中國價目

每册	三角	郵	內國
半年六册	一元六角	費	每册三分
全年十二册	三元		外國
			每册一角

社址在北京宣外梁
新中國雜誌社
家園後身八號門牌

牌……爺……

一間黑漆漆的破屋裏。斜掉着一隻木桌。桌子的四角。膏上四根洋燭。半開的窗裏。吹進風來。燭光搖得欲滅。還明。圍桌的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這時只聽得劈劈拍拍的兩物相觸聲。和着咳嗽的聲音。

忽然拍的一聲。衆人的眼睛直注在桌上。面着一片聲嚷清一色。

一個坐着的人發言道。老三。這隻二萬檯而上。沒有見過。你不該發。你要賠的。

又有一個坐着的人說道。對啊。要賠的。

老三把牌一碰。喝道。你老子。自出娘胎。不知賭了幾千百回錢。從未賠過。誰沒有大意的時候。你們這些混蛋。不要把老子當做獸子啦。

呀的一聲門響。外邊走進一人來。衆人嚇了一跳。都掉轉頭去。看見是一個小孩兒。大家便不理會他了。

那小孩進門。一眼瞧見老三。失聲道。三哥。你真個在這兒嗎。好教人找得。腿痠氣喘也。

老三道。你跑來做甚。

小孩道。爺知道。你出來了。又要發老脾氣。立刻教我出來找你。那張家嬌嬌。李家叔叔。誰家我沒有去過。總找不到你。家去回爺。爺又說。大抽屜裏丟了五十幾個銅子了。或者這個畜生。又去賭錢。也說不定。所以我到這兒來找你。三哥。爺喚你回去呀。

老三道。來了。來了。還有兩圈莊。你先去。我隨後就來了。

小孩皺了皺眉。去了。

裏坐的兩人。又道。快賠快賠。休要胡賴。

老三隨數着錢。說道。准賠准賠。倒灶。

不一時。那小孩又來了。氣吁吁的說道。剛纔回去。爺見我喚不到你。罵了一頓。定要你家去。三哥呀。爺氣的了。不得背上的瘡口崩裂了。待你去請大夫。咧。你快回去罷。

老三恨恨的。回道。適纔給你來。胡纏一番。人家吃很大的賠。賬本還沒有翻。你却又來胡鬧了。你快去罷。我喚你聲。爺好不好。

小孩沒得話說。慢吞吞的又走了。

老三忽道。吓發差了。懊悔剛纔發那隻牌。現在倒又來了。說時自己打自己的暴栗。

一個人在旁邊笑道：你只合同爺強，切休同牌強。

沒一會兒，小孩撞進門來，直嚷道：二哥三哥爺的病利害了，快要斷氣了，他要和你訣別。你快……快……快回去罷。

老三聽了，淡淡的說道：真的麼？待我這副牌完了，再說……

雙不編光 總... 第...

四

● 羅 張 綠
● 溪 枕 著

綠窗潑墨

● 略 目 摘 錄
● 下 如

綠窗說小

- 簪花人(言情)
- 貧富之界(哀情)
- 亡國後之愛情(復仇)
- 巧報(警世)
- 無語(哀情)
- 青樓相士記(俠情)
- 辯結(哀情)
- 才子佳人(遊戲)

綠窗紀零

- 美人名馬
- 廚子秦鏡蓉傳
- 愛國樵夫傳
- 拿破崙之愛情畫
- 貞男
- 畫家小史
- 師弟
- 茅兒等篇

綠窗藝屑

- 文
- 詩
- 不備載

綠窗瀛觚

- 紀述海外奇聞趣事凡七十則不備載

綠窗諺餘

- 門面會話
- 正經滑頭傳
- 普通哀情小說摘略等

綠窗話賸

- 小說小說
- 韻語

△定價大洋五角七折△函購四角△寄費在內△郵票通用

● 總發行所 上海北火車站 枕華出版部

● 代發行所 本外埠各大書坊

●電影

有個十五六歲的學生。他本在內地高等小學裏讀書。他的父母因爲他年紀大了。學問也增加了。本鄉沒有好學堂。便送他考進上海某中學。寄宿在學堂裏。這個機會給他得到一種最高尙的教育。

這個學生到了上海學堂裏。讀書極肯認真。晚上自修罷了沒事。聽同舍生的閒談。甲說某某舞台新到著名花旦某某。昨夜做的打泡戲。怎樣好怎樣好。乙說某遊戲場近來又加添了那種遊戲。怎樣好頑怎樣好頑。這個學生不懂得甚麼聽聽罷了。

有一天。正值星期日。有個同班生勦他去。看電影。他怔了一會。問道。怎樣叫做電影呢。同班生不住的笑道。你這個人真。獸。怎的連電影都不懂。我且你說一個戲園子。四週門窗。關上。裏頭黑漆漆地。看不出人影。台上張着很大的一塊白布。遠遠裏有一道電光。從一隻機器裏發出來。照在布上。現出種種人物。也會動也會吃飯穿衣。活像真的。你道這個東西好頑不好頑。他聽得有味。便請了假。跟他去瞧瞧。

瞧了回來。不住的想。天天要去瞧瞧電影了。但是天天沒閒。

大考完了。放暑假了。他的父母來信叫他回家路遠。很費事的。不如暫住在表親家裏。待等假期滿了。就要搬到校中去的。他便照辦。心裏非常的願意。因爲他只消把家中寄來的零用費。省些下來。天天晚上。可到電影館裏去了。

他在這暑假裏。竟變成個電影迷。他有一本紀事冊。記載得拉拉雜雜。表示他瞧電影的成績。待在下在這冊子裏。揀幾段寫出來。給看官們看。其實乏味得很。要是不願意看下去。便把這裏當做這篇的尾聲也好。

電影館裏。光線。的。黑暗。和。地獄。不。相。上。下。空。氣。的。髒。北。京。上。海。都。夠。不。上。人。頭。的。多。利。坑。真。的。蛆。一。般。吓。這。是。什。麼。話。說。哪。

今天晚上電影的劇名。是『萬能之神』四字。事實有個猶太國的富翁。喚做默南。花了多少錢。勾引一個很有學識很有姿容的女子。女子心坎裏。已有了情人。快要兩下裏訂婚了。一顆芳心。又轉過來。羨慕默南的富。一時三刻的。嫁給他夫婦。倆想出種種法子。騙取小百姓的金錢。百姓控訴到官。他們又聯絡官場。拿金錢。賈官的服從。運動手段。千變萬化。不可思議。

吓巧極。你看電光一映布上。不是顯出「萬惡之魔」四個大字麼。萬惡之魔。萬能之神。倒也是個妙對呢。這是長篇。不知道要演到甚麼時候才完結。我瞧了沒有兩禮拜。倒有四五天的間斷。真可惜。裏頭的事情。怎麼一隻舞台上。有個美麗無匹的女伶。在那裏跳舞。臺下的人鼓掌。拋巾。都像發癩的一般。怎麼該女伶下了台。出門的時候。也有文士也。有商人。也有官僚。也有浪子。一個個鬼鬼祟祟的跟着他。走到了後來。不知怎麼的那一般舉動。異常的人。你要害着我。我要害着你。情由曲曲折折。鬧得一團糟。這樁事。我一直沒有明白。

「齊馨兒」三字很費解。劇名取這三字。希奇事實。有個童子。喚做鞠羅。很識字的。他沒有錢。到一家行家裏做生意。那東家待他很苛刻。常常無理斥責他。不耐煩。回到家中。教他的弟弟史吉兒。別出去爲人作嫁。但是他的母舅。偏把史吉兒薦到某行裏。史吉兒很能忍耐。很會討人喜歡。東家愛他的了不得。死了把遺產歸他。後來成功一個很有錢很有錢的人。一鄉的人都獨贊史吉兒。把個鞠羅活活氣死。這張影片。是很平常的。

華堂裏要開課的隔夜。這個電影迷從電影館。圍觀表親家裏。翻開紀事冊。看看寫得差

不。多。了。但。是。他。有。個。疑。點。始。終。沒。有。解。決。便。把。鉛。筆。在。末。頁。上。寫。幾。個。大。字。道。電。影。電。影。
好。是。好。了。可。惜。不。能。發。聲。未。免。美。中。不。足。

想發財

(上)但願如此。

一秃者發言曰。老。二。子。之。彩。票。號。數。不。爲。一。二。三。四。五。乎。

時爲夏日之薄暮。營造廠之場上。有工人十數輩。相聚作諧談。餐後笑語。能助胃之消化力。彼輩固深知衛生學者也。衆態之不相類。有若羅漢然。所謂老三者。方坐一巨木上。燃旱煙而吸。默然不作一語。烟絲之繚繞。與額紋之皺摺。相映成趣。聞秃者言。則微頷其首。秃者又曰。善哉之數也。必中無疑。頭彩六萬元。子果獲中者。尙認識三年來之老伴秃土金乎。

老。二。無。語。惟。徐。徐。吸。其。烟。

一眇者繼曰。老。二。果。獲。中。者。則。半。地。一。聲。雷。窶。人。子。且。爲。富。家。翁。矣。今。日。同。伴。呼。爲。老。三。者。將。三。叔。三。爺。之。矣。嚮。日。工。程。師。不。屑。加。子。一。睨。他。日。亦。將。以。子。爲。能。相。與。交。好。矣。而。子。則。舍。此。雕。刻。之。業。以。鉅。金。博。厚。利。坐。高。廳。大。屋。中。豐。美。衣。食。呼。役。奴。婢。意。氣。頓。豪。不。亦。快。

機。

二。鑲金齒之少年工人曰。吾阿七深知老二哥者。請預爲老三哥籌畫之。頭彩六萬。金去其九五扣。六九五十四。五六得三十。尙餘五萬七千金。構宅約費萬金。置田百畝。約費萬金。餘金取息。佃田收租。老三哥失偶。五年。豈耐得孤衾。滋味哉。至是千金聘婦。儔不願墮。老三哥生得佳兒。爲謀佳婦。迨視茫茫。髮蒼蒼之年。則繞膝。咿啞者。已孫之曾者。立者矣。人生何修。乃得此福。老三哥乎。飲水思源。彩票之惠。無極。此少年工人以健談著言時。口角生風。橫飛涎沫。及已粲然微笑。若故示人以金齒者。

時。老三吸烟之遲速。頓失常度。唇次之饑涎。不期下滴。雙眉頻展。已亦弗知。額紋受連帶。關係亦如波之起落。然仍不聲。

秃者頻搔其首。更放厥辭曰。老子今負人之款。總計亦祇數十金。爲數匪鉅。而月底索資者踵相接。真煩煞人。頭彩一中。夙逋立償矣。子今吸旱烟。乏味甚。頭彩一中。口啣雪茄。靈便。且壯觀。瞻不亦愈乎。

老三之吸旱烟也。十年於茲矣。彼深厭其移置之煩。以困於生計問題。故不得與不作長伴。彼之初心。固未嘗不羨雪茄。卽臥木板牀上。亦曾數數夢到也。茲聞秃者言。躍然心動。

弗克自持喜氣。一腔不覺冲口而出。作震顛之聲。曰。但願如此。

(下)噫。

烈日逼人。毋乃太甚。是正六月晦日之下午四時許。老三坐室之隅。手把鑿之柄。以胸抵其端。刻一木。用力至猛。額汗涔涔下。蚊又刺其背。則以敝巾拭汗。穢掌撲蚊。旋出旱烟管吸之。略事憩息。忽思今日爲月底。散工後領薪。又得見銀光煥耀之墨西哥矣。一喜復念某某數人。亦將於今日溫其討債之舊誅。負不能償。詬誶之聲。鄙棄之狀。何堪聞見。則又大憂。

秃者至。手持報紙。脫聲大呼曰。老三哥子之彩票號數。不爲一。二。三。四。五乎。不爲一。二。三。四。五乎。

老三厭其煩。盛氣答曰。何必多問。

秃者見狀。心雖非之。然亦不怒。作極懇摯之容。曰。老二哥。勿爾。吾特以喜事報君。知君亦知。鑿居室隅之老三哥。今已爲天下知名之大富翁乎。君亦知。一。二。三。四。五之號數。爲萬日所誦讀。萬腦所記憶者乎。幸哉。老三哥。請讀此報。

老三年聆其詞。神經如受一種特感。心房忐忑。不知是喜是憂。不語有頃。始如夢覺。自知適答禿者之言。爲失。願亦不惶引咎。急展報覓中彩之廣告。老三識字不多。讀報未慣。費一刻鐘之久。乃得其木版之文。曰。某某獎券第幾期已開彩。

老三閱至彩字。略一停頓。仰首吁氣。蓋其用心甚費。力多。非此一吁。必將悶死也。

禿者急曰。老三哥已見廣告否。吾語確否。哥將何以報我。

眇者聞之。亦趨前擬讀廣告。以驗其言之虛實。

願老三雅不願讓其先讀。一若此一分鐘內。卽一生幸福之大關鍵。讓其先讀。不啻讓以幸福。乃急持報續讀曰。頭彩一。二。三。四。五。老三大驚恐。是目誤以手力。擦其眼。更細視之。果一二三四也。則身心均震。顛弗已。

禿者曰。子何若此。果獲中乎。請語我。

老三微搖其首。忽念前購之票號。或者記憶有誤。苟末尾二字爲五四者。彩仍吾中。誤記且深幸矣。因急探手腰帶中。久而不得。恐已遺失。益駭。繁更急。幸哉得之矣。展閱之票。以磨擦故。數字稍模糊。特號數字黑甚明晰。則固一二三四五也。不期面色慘變。無聊之極。

●無錢之罪

日已亭午。炊烟四起。獨一無二的縣老爺。剛才起來。還連連呵欠。忽聽得門聲微響。走進個吏役來。打扞請了早安。便稟道。外邊有個農婦。手抱小孫。覆膝呼冤。哭天哭地。老爺喝道。這般不識趣的東西。人家臉還沒洗。他倒來尋事了。喚他到衙押房裏靜候着。別則一聲。要是等得不耐煩。便請走罷。吏役連聲應是是。退了去。

好架子的縣老爺。喚聲來。便有個當差捧了盆臉水進來。待他洗完了臉。立把燉好的蓮子羹端上去。縣老爺吃東西的神氣。很有點特別。他兩眼直睜睜的。看着一張紙條發怔。手拿了調羹。却把蓮子一粒粒的送進口去。好容易吃完了。不知那裏來的許多涕淚。斷斷續續的滴下來。那個當差真了得。立刻將烟具擺在床上。躺下去便燒烟。不一時裝好了。縣老爺立把身子斜下來。嘴湊上去。沒命的呼不住的。把指頭捏烟筒頭。正在這緊要關頭。前說的那個吏役又進來稟道。虞紳虞十思大人來見。縣老爺聽了。丟下烟筒。霍的抽身起來。連聲道。王三。去請他花廳裏坐。說我就要出來了。胡四。快預備大禮服。虞大人站起來一禮。縣老爺回了一禮。讓他上坐。欠身道。大人降臨。有何見教。虞大人道。

一來拜候。二來談談。不知近來可有控告因債奪女的案件麼。縣老爺一聽。來得突兀。怔了一怔。回道。這倒沒有。倘有高見。儘管吩咐。虞大人道。沒有麼。說也可笑。舍間西鄰有個姓齊的。窮得不能過年。千懇萬求。向我借一百塊錢。縣老爺順口道。唔唔。借錢。豈有此理。虞大人接着說道。言明三年還本。不取子金。三年不償。以女抵押。我看他可憐。便借給他。縣老爺稱讚道。慷慨。慷慨。這是最公平不過的了。虞大人又道。今年到期。姓齊的却死了。留下一妻兩女。我看鄰舍分上。不迫舊債。只把他的長女。喚到家裏。命他隨便其事。幫幫忙。也給他吃飯穿衣。這算不了甚事。啊。那個孀婦却不識好歹。又要不還錢。又不肯放他女兒盡義務。聽說還要誣讒善良。到這裏來控告呢。縣老爺又連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虞大人隨身掏出一件東西。遞給縣老爺道。聞得令郎快要滿歲了。些些微意。買些菓子給他吃罷。縣老爺打開一看。吓。一張三百塊錢的莊票。忙道。別客氣。別客氣。只是却之不恭。胆大受了。虞大人吩咐長隨。一聲提轎。送了茶。行了禮。便走。

縣老爺忙了半天公事。稀飯還沒有吃咧。吃好了又休息一會。才升堂。臨喝連聲。傳農婦。傳農婦。那農婦挨着餓。在簽押房裏候了好久了。這時抱了小孩。走上堂來。慢吞吞地跑。

上去。早涕淚交流。呼冤喊枉了。手裏小孩兒兩旁站着。都是生人。心裏經不起嚇。了。縣老爺皺皺眉道。討厭。你這婦人何氏。住居那裏。有何冤枉。好好說來。農婦含淚道。婦人是齊方氏。住在虞十思家西鄰。阿呀。青天老爺。這事說來。真真冤枉的呀。說着又嗚嗚咽咽起來。縣老爺道。別哭。知道了。你不是爲了虞紳請你長女進府的事麼。這是你家僧人借錢時有言在先。有甚冤枉。齊方氏道。老爺明鑒。丈夫在日。原曾向虞紳借過一百塊錢。却有三畝四分四的方單作抵。那時虞紳說得何等大方。三年不取子金。過來三年才取八釐利息。十年爲期。期滿不償。才把方單抵沒。不幸今年丈夫過世。却不料他頓起歹心。誑我長女進府作妾。還說是有約在先。咧。老爺呀。恃勢欺人。豈不冤枉死人。縣老爺把驚堂木一拍。喝道。好個無端生事的賤婦人。你家丈夫有憑據在虞紳手裏。你竟敢誣告鄉紳。希圖抵賴。還當了得。應該反坐。判禁女牢一月。儆戒將來。要是有人保你。在三日裏拿三十塊錢來。還可贖罪。齊方氏泣求道。現在知道不是冤枉的了。求求老爺。可憐這女孩兒。仗我十指。每天賺錢來過活的。倘把小婦人監禁。這女孩定要活不成的了。縣老爺道。有三十塊錢。便完事了。這是你自己惹來的罪。我老爺也沒法想呀。齊方氏道。總求

老爺原諒教小婦人那裏來的錢呢。縣老爺喝道：誰教你沒錢來帶下去審別案哩。

上海北火車站
南首克能海路

三廉學社廣告

中文科

傍晚五時至六時或晚間七時至八時教授尺牘等應用文字每月學費一元

英文夜科

每晚七點至八點或八點至九點教授一小時共分三級甲級每月學費二元(半年八元)乙級一元半(半年六元)丙級一元(半年四元)

打字科

本社特備各種機器編製完美功課務使學者畢業後可以閉目打字打字時間隨意每月學習二小時三月畢業學費七元另設一時班每日練習一小時五月畢業學費亦七元

發行部

本社出版之三廉叢刊中英文合璧(已出一二册)每册一角二分●無師自通算盤書(即珠算函授講義)實價五角●各國度量衡互合表反面有題目打止法表(每張一角)●打字手法圖(每張一角)●彩油畫風景寫生學每册定價一元八角

(附註)另有詳章函索即寄

主任鄧伯賢白

忽○恨○及○排○字○之○人○胡○不○於○彩○票○之○上○以○四○五○二○字○易○置○或○於○廣○告○上○易○置○五○四○爲○四○五○哉○
繼○又○恨○禿○者○之○誑○已○怒○之○以○目○

禿○者○察○知○老○三○不○獲○中○卽○曰○老○三○諒○我○我○之○目○不○識○丁○君○所○素○知○阿○七○語○我○謂○君○已○中○彩○
卽○此○報○紙○亦○係○彼○擲○我○者○乞○諒○我○言○已○卽○退○
眇○者○微○晒○亦○退○

鑲○金○齒○之○少○年○下○下○至○正○色○曰○某○處○欺○某○某○託○我○代○索○彼○需○用○君○必○返○之○老○三○其○聽○諸○
工○程○師○來○見○老○三○方○以○級○其○所○事○大○聲○曰○惰○哉○老○三○必○扣○薪○金○
老○三○不○語○猛○以○旱○烟○管○之○頭○擊○地○手○震○而○痛○亦○不○爲○意○繼○微○喟○曰○噫○

愛个絲光
想發財

枕 雜
綠 著



定 價
五 角

函 購
四 角

六

枕華出版
部發行